



nicola yoon

[美] 妮古拉·尹 —— 著

王思宁 —— 译

你是我 一切的一切

EVERYTHING
EVERYTHING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你是我 一切的一切

[美] 妮古拉·尹 —— 著

王思宁 —— 译



EVERYTHING
EVERYTHING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是我的一切 / (美) 妮古拉·尹
(Nicola Yoon) 著; 王思宁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
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411-4804-0

I. ①你… II. ①妮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2867 号

Everything, Everything by Nicola Yoon
Copyright©2017 by Nicola Yoo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oy Entertainment,
LLC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7
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登记号: 图进字 21-2017-569

NI SHI WO YIQEI DE YIQEI

你是我的一切

[美] 妮古拉·尹著 王思宁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彭 炜
责任校对 汪 平
特约监制 魏 玲 冯 倩
产品经理 聂 文
特约编辑 灵漠风
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804-0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献给我的丈夫大卫·尹，是他让我认识了我的心。

献给我聪慧美丽的女儿潘妮，是她让我的心成长。

这就是我的秘密。很简单的：
只有用心看，才能看得清。
一切本质的东西都是肉眼所看不见的。

——安托万·德·圣·埃克苏佩里《小王子》

白色房间

我读过的书比你多很多。不管你读过多少，我肯定比你读得多。相信我，我有的是时间。

我的房间是白色的，墙也是白色的，闪亮的白色书架上，书籍是唯一的色彩来源。我的书都是崭新的精装本——我可不能看沾满细菌的二手平装本。它们都是从“外面”进来的，进来之前必须消毒，装进真空塑料包装袋里。我真想亲眼看见完成这项任务的机器。我想象着每本书都经过白色传送带，进入白色的长方形关卡，白色的机器臂在那儿等着，把它们擦磨干净，再喷上水，进行消毒，直到它们终于足够干净，可以供我阅读了。每本新书到来时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塑料膜，这得用到剪刀，还有不止一根破损的指甲。第二件事就是在书封内侧写下我的名字：

所有者：玛德琳·淮提尔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，毕竟能看到它们的只有我母亲，但她从不读书；还有我的护士卡拉，她可没时间读书，因为她每一刻都要盯着我的呼吸。很少有访客来看我，所以我也没机会把书借给别人。我没有机会提醒别人，他 / 她书架上的某本书是我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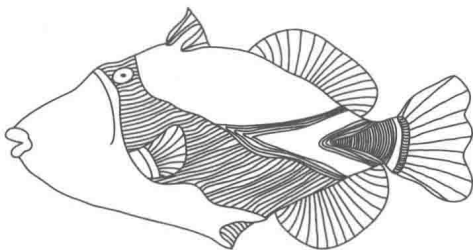
拾得奖励（请在所有可行选项前画钩）

写这一部分我花费的时间最长，每本书上写的也不一样。有时候一些奖励还是凭空捏造的：

●与我（玛德琳）一起在夏日晴朗的蓝天下，在弥漫着花粉的花田中野餐，花田中有罌粟、水仙，还有一望无际的“月中人金盏花”^[1]。

●与我（玛德琳）一起在大西洋中央的灯塔里，顶着飓风品茶。

●与我（玛德琳）一起在摩洛哥基尼岛潜泳，寻找夏威夷的州鱼——胡姆胡姆努库努库阿普阿阿鱼。



有些奖励就有点幻灭了：

●与我（玛德琳）一起去一家二手书店。

●与我（玛德琳）一起外出散步，就沿着一条街来回走。

●与我（玛德琳）进行一次短暂交谈，可以谈你想讨论的任何事，但得在我的白色卧室里，坐在我的白色沙发上。

有时候奖励只是：

●我（玛德琳）。

[1] “月中人金盏花”，出自1972年上映的电影《伽马射线对月中人金盏花的影响》（*The Effect of Gamma Rays on Man-in-the-Moon Marigolds*）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重症隔离房

我的病太过罕见，罕见到出了名。它是一种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，你所知道的俗名应该叫“泡泡宝宝病”。

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对整个世界都过敏，任何东西都可能让我生一连串的病。可能是我碰到的擦桌子的洗涤剂；可能是某人喷的香水；可能是我吃的食物中某种异域香料。可能只是其中一样，也可能是全部，还可能都不是，而是其他东西。没有人知道什么会导致我发病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后果很严重。我妈妈说，我还是个婴儿时就差点死掉，所以我必须生活在重症隔离房中。我不能离开家，我已经十七年没有出过家门了。

健康日志

玛德琳·准提尔

病人姓名

5月2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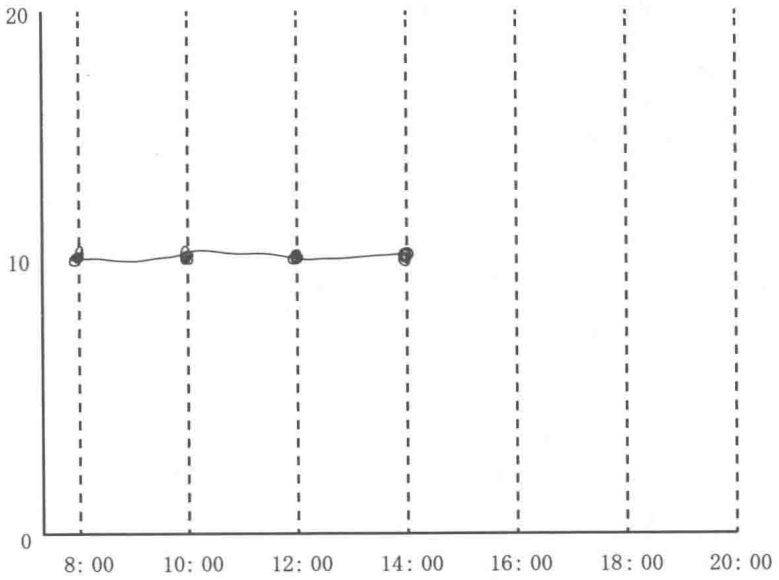
日期

波林·准提尔医生

看护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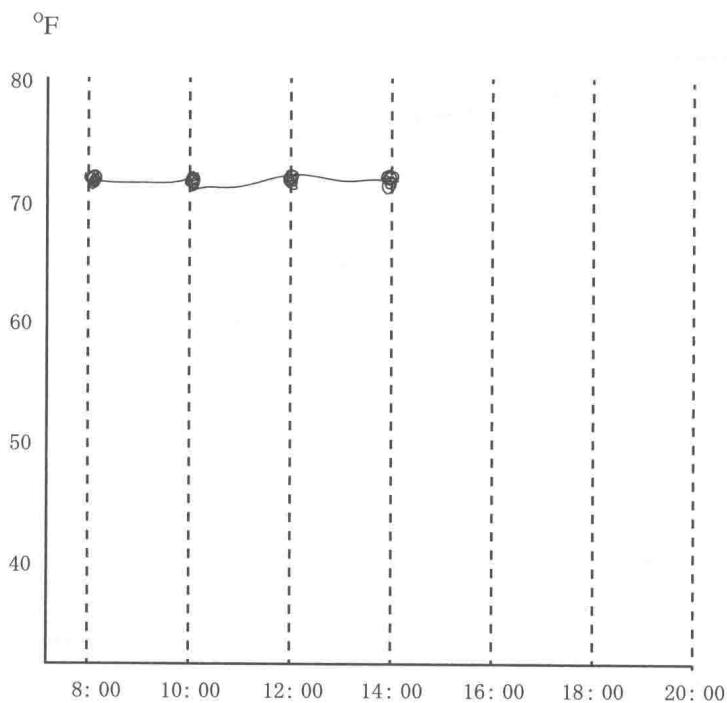
0002921

每分钟呼吸次数



0002921

室内温度



0002921

空气净化器状态

8: 00	✓
9: 00	✓
10: 00	✓
11: 00	✓
12: 00	✓
13: 00	✓
14: 00	✓
15: 00	
16: 00	
17: 00	
18: 00	
19: 00	
20: 00	

0002921

“生日愿望”

“今天是电影之夜，是玩两人画图猜谜，还是读书俱乐部呢？”我妈妈一边问我，一边给我手臂上的血压仪加压。她没提我最爱的晚餐后活动——发音拼字游戏。我抬头，看到她的眼里已经有了戏谑的笑意。

“拼字。”我说。

她量完了血压。通常，我的全职护士卡拉会给我量血压，填好我的健康日志，不过今天妈妈给她放假了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们要一起过，就我们两人。

她又戴上听诊器，听我的心跳。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她作为医生的严肃表情。这是她的病人们最常见到的表情——略微疏远，职业化，但又满是关切。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这种表情让他们舒心。

我忍不住在她额头上印下一个吻，想提醒她这是我，她最爱的病人，她的女儿。

她睁开眼睛，微微一笑，摸了摸我的脸颊。我想，既然生来就需要时刻照顾的病，那母亲是个医生也算是一件幸事吧。

几秒钟后，她尽力露出“我是医生，恐怕要告诉你个坏消息”的表情：“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我们为什么不玩玩你能赢得了我的游戏呢？比如，‘双人画图猜谜’。”

一般的画图猜谜两人是玩不了的，于是我们发明了“双人画图猜谜”：一个人画画，另一个人猜。如果一方猜对了，对方就得分。

我冲她眯了眯眼。“我要玩谐音拼字，这次我肯定能赢。”我自信地说，即便我根本不可能赢。我们玩了这么多年的发音拼字游戏，或者说“发因拼自”游戏，我从没赢过她一次。上一次玩的时候我差点就赢了。但是她的最后一个词让我完败，她把“牛仔裤”里的“仔”换成了“崽”，用到了三倍分值的字^[1]。

“好吧。”她摇摇头，假装可怜我，“你想玩什么都行。”她闭上了带笑的双眼，接着听听诊器。

这天早晨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都用来烤我的传统生日蛋糕——香草海绵蛋糕，加香草奶油糖霜。蛋糕冷却下来之后，我抹上了一层薄薄的糖霜，厚度刚好能把蛋糕盖住。我们俩都爱吃蛋糕，但不爱吃糖霜。至于装饰，我画了十八朵糖霜雏菊，白色花瓣，顶端中间加白色花蕊。蛋糕的侧面则画了白色的帷帘。

“完美。”妈妈站在我身后，探着脑袋看着我做完装饰。“跟你

[1] 在英文的拼字游戏中，读音相同、变形，乃至有错别字的词汇均可被采纳，并且不同字母还有不同的分数，依据书写标准中字母出现的频率而定。例如，不常出现的 Z 就要比 E 得到的分数高。但中文的拼字游戏中没有这种规则。

一样。”

我转身面朝她。她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，为我骄傲的微笑，但她的眼里却含着亮晶晶的热泪。

“你——真——悲剧。”我说着在她鼻子上挤了一点奶油，她大笑起来，却又哭得更厉害了。说真的，她通常不是这样情绪化的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我的生日总能让她又伤感又欢欣。她又伤感又欢欣的时候，我也会变得一样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举着双手来，“我知道我太可悲了。”她拉我入怀，紧紧拥抱着我，奶油蹭进了我的头发里。

我的生日是一年中我们最难以忘掉我的病的一天。这是因为我的生日会让我们想起时光的流逝。又一年过去了，又是生病的一年，完全看不到治愈的可能性。又一年错过了所有普通少女该做的事情——考驾照、初吻、毕业舞会、第一次心碎、第一次小车祸。又一年，我妈妈除了工作和照顾我之外，什么事也做不了。在其他的日子里，这些事的缺席似乎容易——至少是更容易被忽视。

这一年，比前一年更难了。也许是因为我十八岁了。严格来说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。我应该能离家，去上大学了。我妈妈应该属于惧怕空巢症候群了。可是因为重症隔离房，我哪儿也去不了。

晚餐过后，她给了我一套精美的水溶彩铅，这个已经在我的愿望清单上待了好几个月了。我们去了客厅，盘腿坐在咖啡桌前。这是我生日的一个传统：她在蛋糕中央点燃一根蜡烛。我闭上眼睛，许个愿。我吹灭了蜡烛。

“你许的什么愿？”我一睁开眼，她就问道。

实际上，我其实只能许一个愿望——希望一种魔法解药突然出现，让我能够自由外出，像野生动物一样无拘无束。但是我从来不许这个愿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，这就好比许愿希望美人鱼、龙、独角兽是真的一样。于是，我许了个比治愈更可能实现的愿望，一个不会让我们两人都伤心的愿望。

“世界和平。”我说。

吃过三块蛋糕之后，我们开始玩拼字游戏。我没赢，我甚至没有任何赢的势头。

她用上了全部的七个字，在“录”旁边写下“世界末日的启示”，组成了“世界末日的启示录”。我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世界末日的启示录。”她眉飞色舞地说。

“不行，妈妈。不行，这我不能给你算分。”

“能行。”她简单地回答道。

“妈妈，你‘末’字都错了，不能算。”

“世界末日的启示录。”她重复道，边说边指着字母，“绝对可以的。”我摇摇头。

“世界末日的启示录。”她坚持说，把每个字母的读音都拉得长长的。

“噢，我的天，你也太难缠了。”我说着，举手投降，“好吧，好吧，我同意。”

“耶！”她举起拳头，一边笑我，一边记下她那不可逾越的高分。
“你从来都没搞明白这个游戏的本质，”她说，“这个游戏的关键是说服对方。”

我又给自己切了一块儿蛋糕。“那不是说服，”我说，“那叫耍赖。”

“一回事啦。”她说。我们两人都笑了。

“明天玩两人画图猜谜时，你可以赢我。”她说。

我输掉游戏之后，我们去沙发上看我们最爱的电影《新科学怪人》。看这部电影也是我生日的一项传统。我把头靠在妈妈的腿上，她抚摩着我的头发，虽然多年来我们看了很多遍，看到笑点的时候还是会笑。总体来说，这个十八岁生日过得还是不错的。